

规训时代下全球秩序的“帝国”

吴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大约在千禧年或者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前后，冷战后的气氛一度达到高潮，一个新帝国的政治景象呼之欲出。哈特和奈格里 2000 年出版的《帝国》(Empire)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快被译成多个版本，包括中文版，在国际学界颇有影响。不过，在当时“新保守主义”话语几乎垄断有关帝国讨论的风气下，这本左派风格的《帝国》在中国学界的反响相当有限，仿佛学界对此非常自信，流星坠地不过是瞬间之事。

帝国新形态:既是网络系统，又具等级结构

究其原因，大概既有对分析方法和路数的陌生，也有国内左、右两边阵营对其结论的担心。在方法上，该书的作者——来自北美的比较文学教授哈特与比他年长却更激进的意大利哲学家奈格里——采取了一种欧美混合的路数，是德国社会理论家卢曼的新结构主义与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的结合，以此逻辑来解释全球化时代“没有政府的统治”。这样一种全球秩序的“帝国”，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帝国形态，因为它“既是网络系统，又具有等级结构”，而且有着“能够导向新秩序的合法动力”，也就是全球民主。

虽然哈特和奈格里没有明确提出，但是《帝国》让我们看到了一条全球民主的另类道路: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者吉登斯最近在他的气候政治中提出的全球政府或者以全球政府、全球新政所代表的全球民主，而是代表着反全球化运动对全球现有秩序的彻底颠覆，毋宁说是全球的无政府主义。比如最近一年来在全球闹得沸沸扬扬的维基泄密门，从外交机密到内部秘密，维基泄密正在为全球公众展现所谓国家机密、外交行为、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本来面目。那就是大量琐碎的国家间阴谋和抱怨，既有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刑，也有美军在阿富汗战场的困境和阿拉伯国家对伊朗的真实态度，甚至还有围绕朝鲜半岛的种种有趣情报。他们所挑战的，并不是情报圈或者外交圈早已有耳闻的大量低密级文件所透露出的阴谋与八卦，而是力图改变全球公民社会对政府、真相的共识。这恐怕才是现有民族国家的末日秩序所真正害怕的梦魇。

这样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实则无政府主义的帝国图景，近乎一种新世界主义的革命前夜。哈特和奈格里一方面指出了大众反抗帝国的新可能，就是在全球化下成为新的无产阶级；另一方面，他们将欧洲观念视为在美国模式之外，也就是本体论的替换。这种新的帝国范式，无法为那些陈旧的理论所理解。

在间隔中“遗忘”

理解带有如此强烈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帝国论，需要结合两位通常被看做政治上保守、偏右的思想家的理论:卢曼主义的社会系统观和福柯的身体政治，这也是《帝国》的理论基础。表面上，他们的理论全无批判色彩，只是分析、洞察和解释，却借此才能领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它也是帝国的身体政治基础，即规训的治理性在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意义，然后才能真正了解反抗的可能。

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说，在规训时代，抵抗的基本概念是破坏，对立意味着直接对抗或者辩证的力量；而在帝国控制的年代，抵抗的基本概念是离弃对立在倾斜的或者对角线的位置展开，没有固定的发生场所，而是反抗与威权之间的相互穿透，在一切权力的场所疏散、清空。这是福柯从规训(discipline)到治理(governmentality)的进路给后人留下的启示，治理在今天以全球化的形式重新获得统治并不意味着反抗的消解，相反，却昭示着另一条抗争的道路，是从全球化的内部、核心展开的全球民主化运动。

只是，与这场运动相对，一个超国家中心的帝国兴起的同时，“具有高效机制的地方反制力量网络会兴起，去抗争并支持新的权力体”。

南美、东南亚过去一个多世纪抗争与民主的发展历程，或许便是这一新帝国范式生成和帝国觊觎者的最好例证。例如 1960 年代以来的天主教解放运动、反战运动和新社会运动都能与东南亚的同时代抗争运动对应，甚至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和佛教改革运动。然而，这一新的结构性政治变化远未被公众所了解，他们往往被媒体对每一次最新抗争事件的报道所吸引，而容易在这些“间断性爆发”的间隔中遗忘上一次，遗忘更早的反抗。

互联网时代的无政府主义

但是真正的抵抗莫过于世界无政府主义的兴起——这个幽灵在互联网时代和全球社会运动时代复活。发端于 19 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曾经在 19 世纪与马克思论战，在 1930 年代与西班牙共产主义者并肩战斗，在 1968 的世界革命风潮中再度兴起。虽然它始终难以逃脱被冷战、被全球化潮流边缘化的境地，却终于在 1990 年代以来的赛博空间和全球社会运动中重新发现自己的位置和影响，例如几乎活跃在每一次 G8、G20 峰会和各种联合国会议外场、身穿黑衫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正是它们构成了反全球化运动的行动核心。

现在我们知道，在几乎成为全球政府公敌的维基泄密的创始人朱立安，阿桑奇的背后，是计算机骇客、无政府主义分子及一些颇有“雄心”的私人基金，还有无数正在集合的、愿意分享这个世界“真相”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政府雇员、新闻记者和普通公民。每个世界公民都可能采取激烈的行动来改变这一世界，那就是分享真相，然后挑战那些不希望真相暴露于世间的威权。这样的战斗让人想起 1930 年代的西班牙内战，那个曾经代表着世界无政府主义者针对世界霸权秩序的一次反抗高潮。在哈特和奈格里的笔下，全球化的帝国重陷西班牙内战的泥潭，似乎一次全球无政府主义的“大团结”正在到来。